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改革

崔 希 福

(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北京 100022)

摘 要: 从教材方面入手,从学理上分析了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研究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至少应考虑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加强与西方现代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汲取邓小平理论之精华。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 G 4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03)增刊-0025-05

A Tentative Proposal for the Reform of Marxism Philosophy Textbooks

CUI Xi-fu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rxism Philosophy textbooks theoretically, and put forward several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the textbooks. Thinks that are at least four issues should be considered seriously to reconstruct the textbook system of Marxism Philosophy. It's essential to go back to the classical Marxism works; It's necessary to combine 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should be mor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arxism Philosophy should draw on all their achievements of great value; Marxism Philosophy should also draw on the cream of Deng-xiaoping Theory.

Key words: Marxism Philosophy; Textbook Reform

当前,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教学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学生厌学情绪比较严重,相当一些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没意思,既枯燥无味又没有多大用处。由此,个别学生逃课现象在各高校中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课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效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遭到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泛政治化现象仍没有得到改变;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市场经

济的功利价值观对人文社科的冲击;还有教学方面的原因,教学方法单一,“原理加例子”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惯用的主要的教学方法。

本文试图从教材方面入手,从学理上分析了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问题对我国来说显得尤其重要:一是因为,它是培养下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主要工具,二是因为,教材水平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收稿日期: 2003-09-15

作者简介: 崔希福(1964-),男,汉族,黑龙江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研究水平并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教学水平。

一

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陈旧,过于教条,且古板乏味,脱离现实生活,在总体上未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几乎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改革问题在我国已经提出十多年了,理论界也一致认为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陈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依然雄霸着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甚至专业课的讲坛。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理论界普遍认为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至于哪些方面不符合或有哪些缺陷,则见解不一,而这恰恰是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迟迟未能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深入反省,从而消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但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更新,原因就在于,“左”倾思想心态。在哲学研究中,“左”倾思想心态的突出表现就是用政治的眼光、固有的思维方式来评判学术问题,自觉不自觉地用已有的教材观念来要求和评判新教材,遇到与原有教材的不同内容、不同提法和不同编排,便首先担心它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材,这使得新教材的编写者总是心怀顾虑,难以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1]。如果不在更新哲学观念方面多做文章,要想在旧的哲学观统摄之下编出新的教材恐怕是很难的。

二

我们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主要是从前苏联引入的,虽也几经改动,但基本内容并无多大改观,存在着很多问题。

1. 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或形态

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总体上并没有超出19世纪的哲学水平,更没有完整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和特征。难怪有人说,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容基本上是“旧唯物主义加黑格尔主义。”^[2]

唯物论(本体论)部分讲的很多内容基本上都

是旧唯物主义讲过的东西。如,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意识等。当然,这并不是说旧唯物主义讲过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讲,问题是从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很难看出在这些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到底有何本质的区别?如,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物质和意识本质的阐述与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相比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用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辩证法部分,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黑格尔主义的。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运动的辩证法,而教材中讲的辩证法是物质运动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的载体却是“抽象的物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并不在于强调抽象的物质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决不是“物质或自然自身的运动”,因此,辩证法的载体也不是抽象的物质或自然,而是人的活动和人类社会^[2]。

认识论部分又撇开社会历史抽象地谈认识。实际上,认识的发生、基础以及认识的过程等等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为,无论是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还是认识客体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因此,抛开社会历史谈认识,只能是“抽象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

即使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唯物史观部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几乎每一条原理,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具有发达生产力的某些西方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却能搞社会主义?在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这些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涉及到重大现实问题的基本理论却避而不谈。

黑格尔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思维定势,阻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的继承和发展。

2. 哲学科学化倾向比较严重

把哲学当作科学来看待或追求哲学的科学化,在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主要表现在使哲学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问题是什么是世界观呢?教材的解释是,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

观点。而整个世界又是时空上无限的宇宙整体。在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很明显的,人们对在时空上无限的整个世界的认识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那么,这种认识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恩格斯在谈到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思维的至上性只是其本性和可能性而言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总是有限的和不至上的。所以,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把世界观中“世界”解释为“整个世界”的时候,哲学认识实际上就变形为自由的想象和猜测。事实上哲学的研究对象即哲学世界观中的“世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即我们生活、实践、经验到的周围世界,这样,哲学才能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南^[3]。

其实,哲学也不仅仅是世界观,也不仅仅是知识。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本身。在这里的“爱”属于人的情感,可以解释为“追求”或“向往”等。哲学都是“哲学家”的哲学,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哲学中都包含着哲学家本身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的理解,包含着哲学家的情感、理想、信念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有科学的层面,也有非科学(“形而上”)的层面。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推论出未来的人类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结论,这是科学的层面。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又充满着马克思本人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向往等善良情感的因素。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和价值的统一,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既有科学“实然”的层面,又有价值“应然”的层面。从科学层面上说,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从价值层面上说,共产主义又是一种精神(情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主义就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过去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宣传收效不大,从学理上说,与没有讲清共产主义理论的价值层面(精神或情感层面)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哲学虽然要吸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但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科学的结晶。既然如此,就不能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哲学,特别是不能用不是真理就是谬误这样简单化的标准来评判哲学。

3.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错误理解

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理解为“总结、概括”的功能和“解释、论证”的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理解为对“三大知识”(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

“总结和概括”,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面向过去的,因为,人们只能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总结和概括,对将来是无法进行总结和概括的。这样,实际上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未来的超越现实的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理解为“解释现实”的功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反思现实的功能。解释现实是科学的功能,反思现实则是哲学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释现实,只能用固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去说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强求现实去适应固有的理论模式,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相互沟通的障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理解为“论证现实”的功能,这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的功能。批判和消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讲得非常明确,他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历史赋予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虽然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因此,哲学的现代使命就跃迁为对“非神圣形象(物)”的批判。

总之,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但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功能,从而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在状态”。

三

既然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那就有必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从理论上说,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至少要考虑4方面的问题。

1. 回到“文本”,即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去

这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应强调的是,重读经典著作不能纠缠于经典作者的个别词句,局限于个别结论和个别文章,而是要通读所有经典的基础上,发觉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另外还要说明的是,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的“文本”主要是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

的一些著作,至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则被我们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因此,我们说回到“文本”,就应该回到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和晚年的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笔记。如,《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上的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因为这些文本最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只有系统地阅读,才能丰富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诠释和体认。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是因为她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现实斗争即“救亡—革命—斗争”^[4]的需要,那么,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的吻合。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与马克思关于“人工自然”和“自在自然”之间相互协调的理论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都是在追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美满;儒家对君子人格标准的界定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都是对充实、完美人生的追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自强、爱国精神的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是相一致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超越关系,前者是科学,而后者则是思辨,前者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世界,而后者则以静止的眼光看待世界。因此,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我们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整理、改造,在此基础上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园”。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

父母,可以扩而充之。“师”也不只是老师,还包括朋友等^[5]。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加强与西方现代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严格意义上说,发展、进步等概念并不适合于哲学),实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二者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因此,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6]。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区别。但从逻辑上讲,只要我们承认二者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和“反叛”,就应该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性、同质性。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思考过去我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重新考察被我们否定过的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些理论,并与其交流和对话,进而从西方现代哲学所实现的那些超越中批判地汲取有益经验,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方面的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西方现代哲学交流和对话,研究和借鉴西方现代哲学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事实上,西方学术界有一些哲学家们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的各种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潮的对立,国内哲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寻找其共同点^[6]。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汲取邓小平理论之精华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建构就不能不关注中国的现实,不能不关注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权威主义、本本主义。主张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成败、得失、是非之标准,认为应大胆地闯,大胆地干等等,所有这些均已超越了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解释范围。比如,虽然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也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但它是从物质决定意识引出这一原则的,因此,它所谓的“实际”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自在实际”或物质,从这样的“实际”出发,与“从上帝或绝对理念出发并无任何不同。”^[7]邓小平理论所讲的实际是指每一个中国人都可感受到的生活的实际。两种“实际”的差别

蕴涵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邓小平理论给予足够的关注的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有有一个不同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全新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欧阳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及其形态建构. 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 2001(5): 31.
- [2] 俞吾金. 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学说的基本特征. 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 2001(5): 22-25.
- [3] 俞吾金. 寻求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24.
- [4]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26.
- [5] 李泽厚. 世纪新梦[M]. 安徽: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288.
- [6] 刘放铜.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1.
- [7] 李文阁. 走近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 2001(3):

(上接第 11 页)取得的成绩是极其令人钦佩的,……中国很可能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6]。

综上所述,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与风险并存的是潜在的发展机遇。由于风险而拒

绝经济全球化就等于放弃发展的机会和成长壮大的环境。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起点决定了它的首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陷阱”,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繁荣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3] 中国可能成为第三大经济发动机[N]. 参考消息, 2002-10-11(8).
- [4] 北京晚报深度报道部. 连读中国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 [5] 国家统计局.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I]. <http://www.stats.gov.cn/>.
- [6] 张婷.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J]. 当代思潮, 2002(1): 7-12.